

活 路

赵为农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活路

王 蒙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活 路

赵为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活 路 / 赵为农 著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7

ISBN 7 -5063-2850-X

I. 活 ... II. 赵 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6121 号

活 路

作 者: 赵为农

责任编辑: 华 沙

出 版: 作家出版社

发 行: 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

社 址: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
电 话: 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46 千字

印 张: 10.5

印 数: 0001-1000

版 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5063-2850-X/I·1881

定 价: 2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妻子给人拐走后许多天,村里给我寄来一封信,要我回家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农田基本建设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我都惶惶不可终日,何况今年,村里不仅是来信催我,还要我把妻子彩花一并带回去,不然,每耽误一个工分,罚款10块。村里的农田基本建设定期一月,任何人不得耽误。自然我这个从农村出来,但始终也脱离不开农村的农民临时工,又该向单位请假了。我知道领导不会批准,但我还是不能不回去。不管领导怎么生气、发火,都必须请假。我也知道自己不能够按时回去。按照惯例,领导最多给我一星期的假期,而这一星期还必须是在农田建设接近尾声的时候,才可能批准。罚款是必然的。村里那些活老爷不管你单位忙不忙,领导准不准假,只要你户口在村里,而你却不遵守他们制定的土政策,误一天不会给你算半天,照罚不误。以前我因为不能如期参加农田基本建设,每年都要背近三百块的冤枉钱。为此老婆特恼火,几乎没有一次回家不和我干仗。老婆也不管你单位有没有事,领导准不准假,一进门准骂你个狗血喷头,说你回干什么来了,回过年还不到时候。我心里特别的窝火,却又跟她生不起气。在家几天,几天没有好脸色看。自从老婆生下孩子,我们的青春便冰雹打花般过去。有了孩子的我们好象再不是夫妻,而是我欠下她债,她是我债主。她只有在家里没钱花的时候,或者遇上象农田基本建设这样的倒霉事,才火烧火燎地想起我,给我捎信、打电话,刻不容缓要我回去。往年总是妻子催促,今年却是村里催了?还说让我把妻子一并带回去。而她根本没在我这里,看着村里给我的信,我心里非常迷糊。

但不管怎么说,村里的来信让我很有了几分不安。我以为彩花

今年一定是跟我致气了,不然,她怎么会不在家?自从结婚,我最怕的就是老婆平白无故生我的气。每一次她生我的气,都要回她的避风港长住一段时日,非要逼得我到她娘家去请她,当着她爸妈的面揭我一层皮,把肚子里的那股贼毛乱蹿的溅气全泼出来后,才肯跟着我回去。我在她的娘家简直变成了没脸人。每一次去,我的腿都有些儿抖颤。可是,无论多么丢脸,无论腿多么抖,我都必须得去。我不是怕她不回家,而是怕村里的土政策。她如果死了,倒也省心;因为人死了,就用不着担心罚款。人死了就用不着再承担活着的义务。而她分明不是死了,还活着,住在娘家能算话?死狗饶不了扒皮。村里虽说是罚她,血却是在我身上放。想着农田建设俩个人都不能参加,罚款还不要了我的命。我辛辛苦苦一年才挣多少钱?这两年情况还算好点儿,从每月三十几块突飞猛进终于突破百元大关。应该说这还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。象我这样的农民临时工能挣到一百多块,真应该感谢改革开放。但我的工资无论怎么长,还是没有正式工的工资多,而且差距特别大。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。我挣那点儿钱只能惹老婆生气,没有一次回家她不骂我狗日,说你还算有头有脸的“工作人”哩。我算是什么工作人?在机关里,我不过是个可怜巴巴的进了城的农民临时工,在所谓的“公家人”面前,我连头也抬不起来。我不敢好穿,不敢好吃,连酒也不敢喝,抽烟也只敢买六毛钱一盒的大光。即使这样,每月都剩不下几个钱给老婆。这就不能不惹她生气,每次发工资后,都要盘问我半天,哪怕是一分钱,都必须对上个眼儿,不然,就料定我是把钱给了哪个女人,串了门儿,怎么会有我的好?可以说我们生气都是因为钱。我这一生吃尽了钱的苦头。我怎么不知道钱中用!所以一接到村里的信,我的心就象油煎了一般,无论如何都得赶快回去,到她娘家请她回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,省一个人的罚款好在过年的时候买红纸写对联。

这次请假还算顺利。因为我没敢多请,只写了一天,领导接过请假条看一眼说:“回家又有何事?”

我说:“彩花和我吵架回了娘家,我得去唤她回村参加农田建设,不然村里又要黑我几百块钱。”

领导没有再说什么,在请假条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准”字,签上了名字。我长出一口气,下午便乘客车往家赶去。

在车上,我猛然记起自己差不多有三个月没回过家了。而我和彩花在上次回家那两天并没有吵。我记得她还和我说过今年秋薄,她一个人满可以收得了几亩庄稼,说你忙就甭回去,等到了农田建设的时候多请几天假。她说的都是人话,难道说她会因为我没回家收秋生我的气?我真有些想不通,总认为她没道理生我的气。她知道我身不由己,有什么理由住在娘家和我怄气?我真是对她越来越不理解,越来越没奈何。车轮在回家的路上每辗一圈儿,我的心跳也加快了几个拍节。总觉得这次回家,有一场意想不到的大气在等待着我,离家越近,我越拘促不安。

但是,家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只得回去。只是我再不敢往深里想回家后将会出现的难看局面。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,我点上一支烟,将脸扭向窗外。我看见了一片连着一片黑灰色的山峦,由近及远,或者是山凹里,或者是山岭上,山腰里,山沟里,到处是一簇簇拥挤在一起,没有规则的村庄;在村庄周围,便是成片成片收过庄稼的梯田。一道道地埂边排满了赤条条的桑树,靠根的半截子全给石灰粉刷。农田基本建设的旗帜插得满山遍野,每一面旗帜下都聚集着一堆堆千姿百态的男女老少,干的干,站的站,看的看,坐的坐,说的说,笑的笑,唱的唱。看到了这样的场面,我心里就没有好味道,不明白这究竟是图了什么。时下不是有一句最时髦的话是:“时间就是金钱。”一月工夫何等的金贵,可我们的政府,我们的村干部,我们的老百姓谁也不在乎时间,不说挣钱了,而是大家集中

在一起集体磨洋工。我真看不惯，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象在单位，我不也是看不顺眼那些端着铁饭碗，整日里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吃喝嫖赌的“公家人”嘛。可是，你看不惯人家，人家哪个又比你拿的工资少？就是去年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小颜，还不是你这个非正式人员工资的五六倍。面对这个世界，我有什么办法呢。

我索性闭上眼，再不去想这些伤心的事情。我管人家磨不磨洋工？管人家干不干工作？就我自己也不是想出力的人。我是没有参加过农田建设嘛，我不也象大家一样熬日头，管他一天能干多少活嘛。我不也是整日里做着有朝一日转正的美梦，享两天“公家人”的清福嘛。只是这个梦做得让人心寒，越来越没希望了。而我却还要活下去。

下车后，我没有先回家，而是先往彩花娘家走来。我以为她一定在她妈家里。一路走来，还想着要先发制人，进了门先轰她一炮，给她一个下马威。可是，走进她妈屋里，我却没有看见她。屋子里只有她妈一个人，盘着腿儿坐在炕上纳鞋底。她看了我一眼，也没象以前那样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回来了。”而是看见了也装没看见，只管“咿咿”地纳鞋底。我感觉到了一些微妙变化；老丈母以前可不是这态度，即使我和彩花生气，她也没有给过我脸色。可是今天她却不理我了。我有几分吃惊地在桌边坐下，咳嗽一声说：“婶，彩花呢？”

她抬起头来：“你问她干甚。”

“我来唤她回去。”

“你还记得她是你屋里人？”

我傻乎乎地看着她，不知该怎么和她说话了。

婶接着说：“你还用得着她？”

“婶……”我张了张嘴，还是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婶又说：“我把她嫁给了你，你倒三天两头来跟我要起人来了。你给我说你到底把她怎么了？”

我低下了头，哪里知道把她怎么了。

“好好的她就会跟人跑了。”婶大喊一声，接着忍俊不禁地嚎啕起来，急忙丢开手里的鞋底，针咀儿，将手捂在脸上，抽风似的在炕上打着摆子。

我愣怔着。好一会儿，我竟然站了起来，定定地看着她在下雨的脸：“她跟人跑了，她跟什么人跑了？”

“你问我，”婶瞪我一眼，没好气说，“我去问谁？”

“可是，你说她跟人跑了。”我木木地说，“你怎么知道她跑了。”

婶看我一眼，埋下头翻着炕席，在炕席下拿出了一封信，给我扔过来：“你看看吧。”

信从她手里飞出来，悠悠颤颤地飘着，落在了我脚下。我弯腰拾起来，先看一眼信封上的字，果然是彩花写给她爸岳来保的。只是信封下面没有落款，不知道信是从哪里寄来。而我已在心里肯定彩花这时候一定远在他乡，不然，她怎么会相隔五里地给她爸写信呢。她走了。她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我有点麻木地掏出信，展开看着。而我好半天眼睛发黑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想自己一定是太激动，便在椅子上坐下，把信放桌子上，点一支烟抽两口，然后埋下头去。可是，连着看了两遍信我都没有弄清楚她写了些什么。接着再看第三遍，才搞明白她这封信的意义。她说：“爸妈，我走了。就当你们没生我这个闺女，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对不起你们。”她说：“你们知道，我和冈山的日子是怎么回事儿。那时候你们让我嫁他，是觉得他不在农业上，将来一定会转正了，成为一个公家人。那时候他在我眼里充满了希望。我满怀希望地嫁给了他。可是六七年过去了，他却越来越令人失望。跟他过一起这么多年，我还不知道他一顿能吃多少饭，屙多少屎。我知道他永远转正不了。你们却不信我的话。我要和他离婚，你们又嫌丢人败兴，千方百计阻拦我。你们是不知闺女我的苦处吗？而你们就不为闺女想。”

她说：“如果当初你们给我找的是个扛锄头的，我也不至于象今天这样埋怨你们，也不至于象今天这样落后悔。可是，你们就觉得扛锄头的不如有工作的高贵。你们还想着有朝一日他得了势，做了官，把我的户口也转了，让我也做几天国家人，让子孙后代都成为国家人。他能做官了我当然高兴。只是他没这个命，他连自己的户口也转不了，更甭说我。这么些年，我算是看透了他。嫁给他这样的男人我真是鬼迷心窍，瞎透了眼。你们觉得他高贵，我却看不出他比谁强。甚至我觉得他这样的工作人还不如扛锄头的泥腿子。嫁给一个种地佬了，还有人帮我干干活，我也用不着苦熬苦受地一个人下地。我吃点儿苦受点儿累倒也没啥，只要他挣的钱多也可以。而他一月才能挣几个钱？一百多一点儿。除了他吃饭吸烟，还能落下几个子儿。我和佳佳活得比谁强呢？几年来我不敢买一身新衣裳，甚至连抹脸的也不敢买。我苦点儿倒也没啥。再看看我的佳佳穿的如谁？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穿裙子了，她也想要；看见别人家的孩子买糖吃了，她也想要。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东西，别人都可以得到，单我母女得不到。你们说，我跟他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可你们还是不同意我离婚。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非要逼着女儿受罪。难道说离开他我就再找不到个好人家了。”她说她知道爸妈不会答应她离婚，而她再也忍受不下去跟我过这不如人的日子了。现在她已经远离家乡，来到了河南。她说她是跟着一个河南木匠走的。这个河南木匠曾经在村子里干过活，在我们家打过沙发。她说木匠三十五岁了，还没有成家，新修了一院房子，还有将近五万块钱存款。说河南木匠对她和佳佳很好，跟了他才感到生活得无忧无虑。她们终于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活得象个人样儿了。她还要她爸妈告诉我，她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

“你看完了没有？”婶不耐烦地冲我说。

我点点头，不知该和她说什么好。

“你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跟人走的了吧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得拿个主意。”婶说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不理解她话里的意思，“你要我拿什么主意？”

“你得把她给我找回来。”婶喊。

“找她？”我苦笑，“到哪里去找。”

“河南，”婶说，“她不是说去河南了。”

“河南地方那么大，怎么找。”我忍不住摇了一下头。

“依你说就不找了？”婶又愤怒地喊叫起来。

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。我低下了头，又点燃一支烟慢慢悠悠地抽着。三遍信看过，我的心情竟然平静，一块石头落地似的，长出了一口气。连我自己也很惊讶，为什么我看过了她的信反而平静了。她毕竟是我妻子。我们毕竟生过一个孩子。可是，无论如何我都再激动不起来。因为我的心已经承认她信里所写的事实。她跟我过日子的时候，我就时常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们母女。我没有能力使她们母女幸福，反而常常感到她们母女拖累着自己，一家仁口，谁也不好受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养活不了老婆孩子，这是我的耻辱吗？应该说是。只是有点儿冤枉我。因为我并不是懒汉，我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在全单位可以说没谁能比得了。还有我的成绩；可以说论写材料，在全县我也算数得上的强里高手。我们单位之所以能成为全县挂号的红旗单位，功劳应该说是有我这样一杆笔。也可以说，没有一个领导离得了我，把我不当一回事。全单位里的人没有哪个比我更重要；没有谁都可以，唯独不可以没有我。这是领导内心里的话。可是，我这样重要的人物，为什么养活不了老婆孩子呢？为什么挣不了多少钱呢？这就是我的悲哀。虽然我没有少干工作，但我不是“正式工”，工资待遇就不好解决。我再重要，领导再离不开我，也只能按农民临时工对待。这是国

家规定，是政策，是千百年形成的风俗制度。连领导都没有奈何，何况是我。我怎么能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呢？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大学，而我已经错过了机会。高考那年，鬼知道怎么偏偏在关键时候重感冒了，没能参加高考。按理说来年还有机会，我相信只要复习一年，我肯定能够上了大学。可是，这时候偏偏遇上了县里招聘写作人才，我报了名。因为我已经十九岁。还因为我的家乡穷苦。我知道老人家供我上学多么不容易。十几年来，由于读书我已使家里债台高筑，把老人家的腰也压弯了，头也愁白了。我怎么还好意思加重老父亲的负担。上大学是为了挣钱，参加工作不也是为挣钱。其隔不就是个户口问题。而历史的经验证明，只要你好好工作，干出好成绩来，就不愁转正不了。这样的先例多如牛毛。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把工作做好，也会脱下身上的农皮，成为“公家人”。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该我烧香，老佛爷就调屁股。我有什么办法呢。指标越来越少，哪里还轮得上我……

“你怎么不吭气？”婶吼。

我说：“只怕找到了她，她也不愿意跟我回来。”

“你知道她不后悔？”婶说，“也许她已经后悔了。”

她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还这么孩子气。我听了她的话就忍不住冷笑：“怎么可能呢。她要后悔就不会跟人跑了。何况那个木匠的情况比我好得多。”

“那个木匠的话你就那么相信？”婶怒火说，“你知道他不是骗子？他也许敢把她卖了。或者把她母女杀了。”

我看着她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得想办法救她。”婶伤心地哭着，“我就这么一个闺女。她再怎么不好，也是你媳妇。你就是不心疼她，也该心疼佳佳。她总是你的亲生骨肉。你得想办法救救她们。”

可是，我一点儿办法没有。我要有办法，她就不会跟人跑了。而

这话和老婆子说得清吗？我知道她肯定听不进去。她就相信那些老掉牙的传说，总以为外地人都是骗子，刽子手。而我却不相信那一套骗人的鬼话。外省人也他妈的是人，怎么可能都是骗子，刽子手？我相信彩花不会轻易相信谁，轻易离家出走。既然走了，便不会再回头。和她过了六七年日月，我还不清楚她的性格。她就是那样认准的事情宁可头破血流也不回转的人。更何况让她回来是受罪。她已经跟着我受了六七年，这份罪不仅是她受够了，我也受够了，不想再受了。因为我没有能力承受家庭给我的艰巨负担。我已经给这付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我早就想喘一口气，歇歇了。只是这些话怎么能和老太婆讲呢。我说：“她信上不是说那个木匠很有钱……”

“你就甘心情愿让你媳妇给人拐了。”婶恼火地冲我吼着。

我艰难地叹一口气说：“她信上如果说的都是真话，她不会受罪。”

“你倒替那个该死的河南货说上话了。”她恶狠狠地瞅着我。

我咧咧嘴，想笑，却没有敢笑。低下头去抽着闷烟。

“我看你是成心不想救她们母女。”婶厉声断喝。

她的声音吓了我一跳，抬起头来看着她。我觉得她差不多因为女儿的事情发疯了，已经完全丧失理智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还怎么跟她说呢？我索性闭上了嘴，干脆不吭声儿，随她怎么想我。总之彩花又不是我逼走的，人家自觉自愿地离开了家，我有啥法儿。

我终于熬得她口干舌燥，喉咙沙哑，再也不想跟我多费口舌，站起来说：“婶，你再没得说，我回去了。”她一把一把地抹着泪，呜呜咽咽地哭不住声。我却不耐烦起来，拿起桌上的包儿，扭头出门去。

离开了彩花娘家，我的心立刻轻松了许多，好象所有的烦恼都让彩花给带去了。虽说从此我没有了家，而我却得到了自由，肩上也再没有了过重的压力。往家走去，我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为她们

母女祝福,希望她们离开这个家后能够得到真真的幸福。我在心里非常感谢那个素不相识的河南木匠……

二

在村口,村上的一个人问:“就你一个人回来?”我点点头,他却吃惊地说:“彩花没去你那儿?”我摇摇头,他又说:“你没到她娘家看看在不在那。”我说:“我刚从她娘家回来,不在。”

“她会去哪呢?”他捏着鼻子说。

我低下了头,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。

“她难道真的跟那个河南木匠跑了?”他猛地扬脸盯着我。

我惊讶地看着他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他向我诡密地一笑:“猜吧。”没有依据,当然是猜了。可是,他怎么猜得这么准呢?我不由佩服他的精明:“你比得上孔明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笑着:“其实,村里人早这么料定了。”他的话更令我惊讶不已;显然彩花跟河南木匠走已经非常明显,只是背着我。而我仍然不明白,既然村里人都知道她跟河南木匠走了,为什么还给我写信,让我和她“一块”回来?村里给我去信该怎么解释呢?我忍不住问他。他说:“这你还不明白,村里给你写信不就是为了证明大家的猜想。她如果不在你那,就说明真是跟着河南木匠跑了。”我向他点点头。我到底明白了村里的用意,再没心思说什么,低头往家走去。

我已经没有家了。走进院子里的时候,我突然想到。因此,来到了屋门口,即将要打开门锁;钥匙已捏在手里的我却有点犹豫,不知开还是不开。不过,最终我还是把门打开了。走进黑窟隆隆的屋子,我简直不知道该往哪里下脚,在门口站一会儿,才想到开灯。小

心翼翼挪着步子，生怕脚下有陷阱似的，走近炕前，伸手摸索着炕后的开关绳子。我以为绳子说不定断了或者电灯泡一定没有了。我试着拉了一下，电灯“嚯”地亮了。我愣怔好一会儿，才发现屋子还是过去看惯的清贫样子。我简直不能相信，她就这样便宜了我。而她确实什么也没有带走，什么也没有损坏。炕上床上的铺盖还是以前看惯的叠法。桌子箱子柜子沙发还在老地方摆着，并且该锁的都上着锁。而我还是忍不住要开箱，想看一看她的衣服在不在。打开箱子，里面只剩下我的几件衣服，却也叠得整整齐齐，甚至箱角上放钱的匣子还在，不由我伸手拿出来，在手里摇晃两下，里面好象有货，打开了，竟然还有二百三十多块钱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，可她怎么没有带走呢？鼻子不由发酸。我急忙咬紧了牙，心里多少感到些悲凉。

很快我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把钱匣子放桌上，在桌边坐下，点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。我想，从此我该轻松了，无忧无虑了。这时候门上进来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冈山，你回来了。”没有抬头，我便知道他是谁。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：“锁贵，晚上有人打麻将吗？”他手里端着一碗饭，刚刚往嘴里送了一口，筷子还含在嘴里，惊讶地瞪着我，不认识似的：“你还有心思要麻将？”我点点头。他说：“难道彩花没有给河南木匠拐跑？你这么心轻。”我向他笑着：“她跑了我才心轻呢。”他不理解地摇晃着头说：“怎么会呢。”他不相信我的话，以为彩花一定跟我回来了。他摇头摆脑地满屋里扫摸了两遍，自然没有发现什么，眼睛又盯在我身上：“彩花去她娘家了？”我说：“你发啥神经。”他说：“她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我说：“她根本就没去我那里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她去哪了吧？”我说：“跟河南木匠跑了。”他不相信：“开啥玩笑，她真跑了，你还有心思打麻将？”我说：“怎么。”他摇头：“鬼相信她跑了你一点不着急。”我说：“依你说我该怎么办。”他说：“她毕竟是你过了六七年的老婆。就这么给人拐跑了，

你甘心情愿？”我苦笑：“不心甘情愿怎么。她已经跑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给公安局报案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用得着吗？”他说：“难道你不想让她回来？”我叹一声气：“让人家回来干甚？跟我受罪？”他瞪着我“你”了一声，到底再说不上话来。我也没心思和他罗嗦。将钱匣子里的钱拿出来，在手里点一遍，装进口袋，站起来说：“你坐着，一会走的时候把门闭上。我去看看哪里有场。”他吃惊地瞪我一眼，见我真要出门，先我一步走出门去。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嘟哝：“你敢情是疯了。”而我却没在意。

走出院子，才发现屋子里灯还亮着。扭回身来，又看见门还大开着。我只得返回来，走到门口，突然又觉得可笑。灯灭不灭，门关不关又有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我还害怕小偷？但我还是忍不住往屋子里膘了一眼。我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值得我谨慎的东西。我看见了屋中央的桌子椅子，还有桌子后面的几子。能看见这几样东西都是父母留给我的祖业。父母给我留下的还有这四合院子里的大小五间房屋，一张床，两盘炕，两炉火，还有那么些黑锅烂碗，米瓮面瓮水缸。床下面塞满了锹镢锄一类干活的农具。门后有一张煤铲，炉旮旯里倚着一根火柱，火口边放着一把茶壶。还有什么呢？闭着眼睛我都能想着属于我的都是些什么。屋子里象样的东西恐怕只有那些箱子柜子了。可是，那些东西属于我吗？她在的时候就常常和我唠叨：“你睁大眼睛看看你屋里都有些甚，要不是我这几样嫁妆，这屋子象是人住的吗？”我当然不服气，说你的嫁妆还不是我掏钱买的，你娘家出什么血了。我以为她也是我花钱买来的。为娶她，我们家没有少花钱，少算也给了她父母八九仟块。而她妈给她陪来的这几样嫁妆值什么钱呢。她却冷笑：“你才把你的说了。我的嫁妆是你花钱买的。你才花了几个钱？我妈我爸把我生下来就是这么大？你给那几个钱够我的奶钱吗？我还觉得太便宜了你。如果你不信，咱去离婚，看看这些嫁妆给你留得下多少。”我不得不承认，真要离

婚,吃亏的只能是我。这是走到天边也打不赢的官司。这时候我才是那样后悔,为什么要结婚呢。而在结婚的当初,我们却不知道结婚后是这样痛苦,我们只怕领不出结婚证,耽误婚期,千方百计瞒哄着民政助理,没有爱情也说自己爱得很深,好象婚姻就是蜜罐,那样的令人渴望。不敢说,结婚的初期我确实对她非常着迷,几乎一分钟也不想离开她。只是结婚不仅仅是为了上床,蜜吃得多了也辣嘴。我们不都尝到了婚姻的苦头了。她终于离开了这个家,连应该属于她的嫁妆也丢下不要了。难道说我男子汉大丈夫就这么热眼原本就不属于我的东西。我转开身去,大踏步地走出了院子。

麻将场是不难找的。吃过晚饭,村子里到处都能听见“哗啦,哗啦”山洪暴发般的声响。顺着声音寻去,便有麻将场在前面。只是有声音响起,人已齐备,怎么再好插手。我这才知道自己来得太迟了。而我却是那样不甘心,既然来了,就想参加。其实想参加的人员比能参加的人数多得多。麻将桌边围满了人,有谁不想加入?我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,谁也没有发现。连看牌的人也是那样聚精会神,身心投入,没有发现我的到来。我心里很有几分冷落。站了一会儿,忍不住提醒他们:“有没有要下场的。”他们说:“才上场谁要下。”说过了才觉得声音不对劲,抬起头来,惊讶地喊:“是你?”这时候才注意上我:“你回来了?”又问彩花怎么回事,是不是去了你那。我说彩花跟河南木匠跑了,他们更是惊讶:“彩花给人拐走了,你还有心思打麻将?”他们就不觉得彩花在着的时候我连麻将场也不敢来;正是她跑了,才有了我的天下,放大了胆子,无忧无虑起来。可是,他们就觉得我不该这样,就是不让我玩麻将。好象老婆跑了我就该愁眉苦脸,哭哭啼啼的着急。这么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上,就不是人了。我听不下他们穷唠叨,知道在这个场没希望了,扭头离去。

但我仍然没死心。我不知道不打麻将这一夜我该怎么过去。总之我是不想再返回冷冰冰没有一点儿生气的家了。可是,鬼知道这